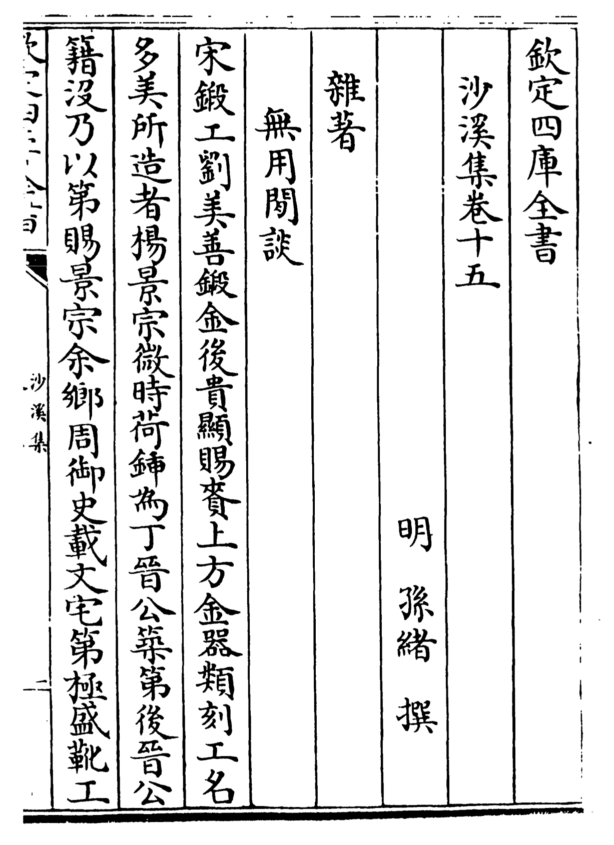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十五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宋鍛工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賚上方金器類刻工名多美所造者楊景宗微時荷鍤為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乃以第賜景宗余鄉周御史載文宅第極盛靴工

日於其側爲諸役人補靴數年後子不肖流落宅乃爲靴工所買前輩呂懷慶致政後廣營田宅貴盛莫伍縣侯常令從事其人朝夕候問十數年後居第亦爲從事之子所得盛衰不可料如此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處事勢難爲之地所以安于命而聽之天且自信之堅如此王莽將死乃以之附會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是固爲妄矣然至死生之際神悖心亂姑以之自解已耳王

介甫面黑以久病黑愈甚醫曰垢汗也進澡豆令其盥面介甫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幾于侮聖言矣尤為妄也

心者神明之舍是非之公敢為變亂則殃咎可立待常見人以利口奪正義以勢位軋人心先世本無德務欲人目之為聖神父兄本諗惡務強人稱之爲君子一言異同百計横出人畏其強暴雖俛首以聽從天厭其𤢖誣終駢首以就死即其平生之經營徒取世俗之一快

而已何益也且若人所為亦孝弟之一端何遽乃爾盖心者身之主敢為欺誣身雖尚在心之死久矣人非鬼責不死何待使非鬼神陰操生殺之權使人心稍有所畏則强横者之宗考皆為聖賢成何等世道文中子事事欲學孔子推其父隆軋叔梁紇之右推其母履巨石有孕欲與巨人跡禱尼丘同科年甫三十餘暴疾而死大儒且然况碌碌者乎可畏哉

謝文選應祥嘗謂鄧伯道棄子為不慈石駘封德堅亦

屢斥張巡許遠惟欲存一身之節而致萬人于死地為不義充二子之言必欲棄姪以全子乃為慈委身事賊乃爲義邪人之好為怪論如此

馬援戒子姪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皆君子之所不由余亦竊謂效伯夷不得猶不失狷者之自守效柳下惠不得則東晉劉阮之徒矣然效柳下惠則易效伯夷則難人情樂放肆畏拘檢宜狂士之紛紛

也

陽積六晝而為乾四月之卦也中氣為小滿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陰積六晝而成坤十月之卦也十月為陽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則純陰用事矣然則長治久安之策其戒盈思滿扶陽抑陰乎

程頤者伊川從弟伊川嘗勉之曰王介甫易說宜熟誦之晚謫涪陵貽謝金堂書又勉以學易當自王介甫始然則臨川易學必有可以垂訓者矣蘇老泉嘗著易說

謂人曰此書若成自有易以來未之有也老泉豈妄自許者想其書亦必多可取今二書不見惜哉

謬悠之說本非儒者所宜言然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歸于正亦吾儒闢異端之所當留心者也如佛殿中所塑諸像及佛經中諸說亦皆有意存焉人自未之講耳佛以男質面南坐火焰中離卦也觀音以女質面北坐海水中坎卦也坎離交姤水火既濟之象也文殊坐青獅子居東青龍也震木也普賢坐白象居西白虎也兊

金也金木間隔之象也羅漢之數十八一降龍一伏虎四老者四少者四番人四漢人以見凡欲作佛不問老少華夷但能降龍神伏虎氣和合四象攢簇五行無不可者藏經至于五千四十八卷喻五千四十八日金經發見之時也度人經註度人須用真經度若問真經癸是鉛是也釋氏相傳唐僧不空取經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兌地金經所自出也經來白馬寺意馬也其曰孫行者心猿也這回打個觔筋斗者邪心外馳也用咒拘之

者用慧劒止之所謂萬里之妖一電光也諸魔女障碍阻敵臨期取經採藥魔情紛起也皆憑行者驅敵悉由心所制也白馬馱經行者敵魔煉丹採藥全由心意也追薦死者必曰往西天人旣滅亡四大分散何得更有所往言往西天者西乃兌地爲少女身中復生爲人不墮鬼道也異端謬悠本不足究因與方外友談之漫識於此不識明哲以爲何如

羞恥己之不善惡憎人之不善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然君子恥己不善則速改之憎人不善則自省之小人揜己不善則欲文之見人不善則非笑之君子卽其所恥以進于善小人揜其所恥以淪於惡太康以逸欲失邦兄弟何所與而五子忸怩若己親為不善無以立于兩間夏桀暴虐國危伊尹何所與而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君子者人之恥己之恥也小人者己之恥不自恥也夫惟不恥其所可恥也則必恥其所不當恥矣匿怨而友其人言出而行不逮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為人

役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穀無守無學而名之曰士儒生學士不知為已羞賢者飢餓于土地一人横行于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而不能治君公伯長不知為己責而恥于下問恥于改過恥于惡衣惡食此何足恥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自屋漏之不愧以充之于爾汝之無受庶爾生之無忝矣兒輩問無恥之恥因敷演其説以廣其思後當有是余言者

武元衡夜坐有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

清景日出事還生語意甚妙明日侵晨為盜所殺無因
駐景日出事生之言乃成一讖

閔子志不仕季氏家語乃記其為費宰問政于孔子何
也豈前日季氏使之仕故欲去之汶上而卒乃宰費者
出於哀公之命耶先儒謂家語多後人附會非復孔氏
之舊理或然也

至人忘情至情忘形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性情性
情不知誠以入之默以守之柔以用之誠則似愚默則

似訥柔則似拙能入則知止能守則知謹能用則知微知止則泰定安知謹則聖智全知微則慧光生如是則可以忘情可以忘形可以忘我

風土不同則禀受自異氣也氣本于天莫為而為者也清濁不同則智愚自異性也性賦於人與生俱生者也修為不同則造就自異學也學在於人可進可退者也善學則愚可以智濁可以清不學則愚者益愚濁者益濁故君子學之為貴

唐李義山宫詞曰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夫偃師以木人瞬目招美人而楚王猶怒妬痴一至此哉蜀甘后寵幸專房先主嘗得一玉人長數寸朝夕把玩彧寘之衽席中后甚怨恚伺先主出碎之以自快然則楚王之怒未足深訝也

任丘縣北四十餘里為鄚城即古鄚州也城池街市尚可尋訪東去六七里有扁鵲墓前有大廟棟宇巍巍居民有疾具酒肴酹於廟因鑿土求得藥丸非土非石服之

疾即愈不得者多死即不死亦久不安遠近趨赴揚文貞公宿鄭州有詩曰雄縣城南水没路鄭州市裏酒如油相逢一笑且同醉不見越人空古丘考之范石湖攬轡錄伏道有扁鵲墓墓上有幡竿四旁土可以為藥或土中得小丸黑褐色以治病伏道艾醫家最貴之去湯陰縣十里扁鵲墓又在彰德矣然其土可為藥則二墓俱同不知何者為是

宋元豐間以孟子為鄒國公廟在兖州之鄒縣政和五

年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
馬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
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
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
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
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渡江後
鄒魯隔别廟貌乃廢世罕知之因志於此
昌黎詩曰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美

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其意即陶靖節所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靖節未能忘情于死生昌黎則深憂於世變其趣一也然陶詩冲淡閒遠非昌黎所及矣

老杜憂旱詩自註云楚俗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起句所謂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用此意也蓋古神農書求雨祈而不雨則曝巫

暴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是已檀弓歲旱公欲暴尫縣子以為不可左傳僖公欲焚巫尫臧文仲以為非旱備世俗相傳以為蛟龍懼火奮蟄而起雲雨或可得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則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然則今人每遇旱卽遍焚祠廟蓋亦有所本云爾

山谷絶句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

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盖秦没於貶所而陳獨存也其意出於老杜存殁口號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又曰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觧重驊騮盖席曹存而畢鄭殁也黄詩流麗悲壯亦不减少陵分有尊卑化無大小人有窮達道無隱顯時有古今學無先後學有未至則志有所不通道不篤信則誠有所不形不能隨分以安則化有所未洽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漢儒之言也宋儒皆宗之是固不易之論然亦各就其重處言之非規規然拘于一也祇承于帝克勤于邦夏固尚忠矣而非衣惡食之類未嘗不質也致美黻冕未嘗不文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商固尚質矣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未嘗不忠也大護崇牙六瑚玉豆未嘗不文也監于二代郁郁其文周固尚文矣而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未嘗不忠也先進稱野麻冕純儉未嘗不質也且數十年之前與數十年之後俗尚自

不同三代傳祚皆數百年之久數百里之内與數百里之外俗尚亦不同三代統御皆千萬里之外而欲以忠質文一字括始終冐遠近胡可得哉

簞瓢陋巷有何難處而夫子亟稱顔子之賢一唱三歎丁寧不置何也盖人所不能堪顔子堪之人所不勝其憂顔子樂之堪與不堪相形樂與憂相形顔子與衆人相形歎羡顔子愈深則鞭辟學者之意愈切夫子待顔子固厚而望學者亦深矣大抵處富貴未足以觀人處

貧賤乃可以觀人貧賤未可以觀人貧賤大不能堪者
始可以觀人有天下不與不足以知舜飯糗茹草若將
終身而後知舜之為大去齊去魯不足以知孔子戹於
陳蔡絃歌自如而後知孔子之為聖
朱全忠襲李克用於上源驛克用幸不死上表自陳為
全忠所圖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前後八表稱全忠陰
狡禍賊他日必為國患時全忠方横僖宗不敢問得表
甚恐但優詔和解且遣楊復恭等諭指御史崔琬廷奏

宗楚客紀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楚客弟晉卿專徇贓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鞫中宗不能窮詰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世目為和事天子二事甚相類然則今之守令啞然塊坐臨事無巨細輒付里胥講決特勤判署印押耳舉守令之權盡付之若人安用守令為哉顧彼萬乘且爾此又何足深訝也聾瞽之藉視聽于人其由來固遠歟

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

碣窮陳子昂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盧仝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昌齡皆以工詩窮王勃滕王閣記千古膾炙樵不取斯記而獨取宣尼碑則其言必有警策驚人處而王集中今不見此可惜也宋元祐中南省試士出舜不窮其民論省元劉棠學此曰桀紂以淫虐窮幽厲以貪殘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漢武以督責奢侈窮晉以僭亂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此是學樵然傷於繁冗飷飣樵

之所謂致窮者善也而崇之所謂致窮者惡也且其人亦非儗倫東坡大加稱賞以為不類時文世因以劉窮呼之豈東坡偶未見樵書耶

王維送丘為下第詩曰知子不能薦羞稱獻納臣索然無氣不似王詩韓子蒼學之曰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似不及王矣歐公曰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何為侍從官則愈拙矣不知具眼以爲何如

蘇老泉論漢高祖不去呂后曰為惠帝計余極愛其說

以爲推見高帝隱微處後見李德裕論羊祜不去賈充曰漢高祖不去呂后亦近於此嬖戚姬愛如意思久安之計至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年長稀復進見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同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者為社稷計也乃知老泉本此而愧讀書之不多

酉陽雜俎中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記人多不能解按

春秋傳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逐之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皐于道與之言同皐曰今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即此事然其命名亦怪僻矣

昌黎聽琴詩高視百世無庸論矣東坡亦嘗作聽琴詩欲以擬之其詩曰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此等句皆琴中深趣不工於琴不善於詩者不知也吳僧義海以琴

得名曰春溫和平廉折亮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雉登木八音宮商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為知言

按史記騶忌聞齊威王鼓琴為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又晉書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乃知東坡俱有所本海不但不知琴亦寡陋不知詩矣

引汲之迹熄寒士率為高位所賤士亦自知所忌未肯

輕以求售干索之風成失位者率為貴勢所厭彼亦自知所重未可輕以物色星軺使節紛紜旁午而灞橋將軍輿衛凋落不免為尉卒所訶詩壁題名公卿當路而荒逕詩翁不免為責征所苦夫國有老成不接問何所藉以存典型廣衆思士有抉貿不得售何所據以來善言達幽隱簡帙無益於生民才猷徒亂于心曲名實未加于上下謀慮恒愧于古人勢則然也招延採納于堂序觴咏之間而人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世豈無若

人耶悲夫

陰符經有言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謂五行為五賊以其鑿壞天地之氣故謂之賊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於天下故曰見之者昌莊子遂倡為善盜之說是謂盜天之所生為我之所有生禾殖稼築垣建室取禽獸魚鱉無往非盜故三年而大富然其言已過于謬悠不及陰符渾然矣至宋陳同父又假富翁為五賊之說遠宗陰符竊取莊子遂謂五常為五賊蓋謂仁之博施義

之廉介禮之嘉會智之精察信之果行皆足以害富是井以人性為賊矣其亦陽貨為仁不富荀子性惡禮偽之餘唾乎

柳子厚天說謂天地如果蓏人生其間鑿剖元化如果蓏中蟲蠹人能剔除蟲蠹是有恩於果蓏者人能戕害人是有恩于天地者故惡人常為天之所庇而善人常為天之所災劉禹錫謂其有激而言言雖過激然亦有所本即莊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之說又謂天地于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有命子不從則為悍天欲禍人而仁人逆天以福之是亦悍之類也故金踴躍自以為莫耶則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人成形自以為人則造化必以為不祥之人造物之視人猶大冶之視金此則柳子之宗也但文詞奇嶇柳子不能為耳

列子載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一兒謂日出時去人近日中時遠日出大如車蓋日中則如盤盂近大而遠

小也一兒謂日出時去人遠日中時近日出蒼蒼凉凉日中如探湯近熱而遠凉也孔子不荅兩兒笑以為不知孔子非不能荅也不足荅也正莊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子夏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林希逸求其說不得乃謂與日與長安遠近同意此意果同乎又謂遠近是非不可以理論此正上天之載造化之妙烏可不以理論耶周日用解博物志謂日中遠而熱者炎氣直下也且洪範稱炎上作苦是火之性也豈

有炎下之火哉燧人氏之所鑽司烜氏之所取是則明火之麗空附木者耳譬則鼎鑊之上以烹以飪而其下炙手可熱然非其下炎也竊以為日初出時見日大是誠近矣而反涼者夜久陰凝陽初離地未盛陰未退也日中時見日小誠是遠矣而反熱者陽精氣燄薫赫歷時久陽盛而陰消也申未之間熱尤甚者盛之極歷之久也故晝長日在地下時少井水寒晝短日在地下時多井水温日晷行南陸交廣滇閩之境正當日之下雖

隆冬亦暖日晷行北陸而陰山燕谷背處日光所不及雖盛夏亦寒然何所據謂日中去人遠日出去人近也蓋天包地外地居天中所謂地居天中者非謂無所附麗徒以積塊搖漾于天之中央而已計其下當與天相倚著所以不墜故曰天何倚倚乎地地何附附于天然則地上去天甚遠故日中而小東西日出沒處爲近故大此非愚之妄臆也佛氏有地水火風之說爲重陰之下天之勁風旋轉以鼓煽之火乃常炎不滅火常炎而

上水乃沸而騰斯承載不墜程朱所謂佛氏之言尤為近理者其此類也易曰風行天上小畜地下與天接天上之風乃地下之風也又曰天在山中大畜地下之天乃山中之天也未知明哲以為何如耳

新舊唐書互相得失論者皆謂舊史所得為多近于隨衆悲喜矣歐陽公撰五代史劉眗傳無一字及其曾修唐史且謂其不習典故改易語詞援引失當當時傳以為笑豈妬其才名遂欲揜其所著耶惜六一之有此也

昌黎有言馬厭芻衆士不厭糠粃土被文繡士無裋褐說者謂是語出東方朔是固然矣北朝韓麒麟嘗因旱亦稱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今富貴之家童妾炫服工匠之徒僕隸玉食農夫缺糟糠蠶婦乏裋褐蓋麒麟乃退之遠祖也儒術家世傳誦豈愛東方此語而相傳稱道之耶

蕭嶷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數無足以相陵侮也充斯類也德爲元聖而黙焉若愚功蓋

天下而退焉若怯家累萬金而索焉若困斯言也可以處己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推斯類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而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斯言也可以待人

傳稱人莫知其子之惡漢鼂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南齊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掃墓待喪耳唐鄭顥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我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

也彼皆不學術村叟耳而識見乃若此此猶丈夫也嚴延年之母爲其子掃墓地李絡秀知其子周嵩周顗俱不得善終二人乃女子耳其識見亦如此王荆公方與程子議新法其子雱囚首攜婦人冠以出箕踞而坐曰梟韓琦富弼司馬光之首於市則法可行大儒在坐而視如無物一時賢宰相任意詆毀畧無忌畏兇風惡燄尚可想見既死荆公哭之以詩曰一日鳳凰去千秋梁木摧是目之爲聖人矣世寧有此等聖人乎荆公自視前

無古人而先見遠慮不但出村叟之下更出婦人女子之下亦其溺愛不明故也

吉凶之兆不可以例類鵩鳥入舍止於坐隅賈誼以悲憂死虵入靴中梟鳴其旁擲靴擊梟蛇墜於地在察罕則為喜神麟鳳之佳瑞然不待聖人則為不祥生于叔世則為德衰巢閣遊數儀庭鳴岐足以徵太和石趙元魏羣集駕車終無救于淪敗人咸謂厚賄買科名關節得禄位終不能顯達然豈無顯達者今人可屈指數也

又謂考祥元吉積善餘慶煞豈無終不得吉慶者古人亦可數也杜陵于徐卿二子期以袞袞公侯詩咏役壽秉舟極其珍惜東萊謂在衛國則爲賢在宣公則為妖要之小人而獲福人皆憤惋不平甚則切齒而怒反唾而詈福愈甚則辱愈深君子而罹禍人皆傷切痛深甚則撫膺而悲仰天而籲禍愈酷則榮愈大士之處世不取必于禍福當取必于榮辱

治亂安危之機雖多端要惟敬天法祖親賢愛民愼終

謹始數者而已伊尹訓太甲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成王命蔡仲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伊尹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成王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伊尹曰慎終如始又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成王曰慎厥初惟厥終又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改厥度殷周之告誡猶之唐虞夏后之授受無異說也但虞夏以聖授聖故其言精與渾融其藴在心商周以賢

訓贒故其言明白平易其迹在事其實一理而已然非有精一允執之心亦不能行敬天法祖親賢愛民慎終謹始之實也

汪彦章謫居永州作玩鷗亭取列子所謂海鷗忘機之義自為記云鷗可玩乎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我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我心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可為蛇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吾心之故若出于

有情尚吾心如木石而無情則鷗亦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鏡川楊學士守陳亦甞作對鷗閣于川上取李嘉祐詩所謂紗帽閒眠對水鷗之義自為記云雨潦之餘川流洋溢飛鷗振鷺出没于烟波之間望之而渴消就之而汗止居之而神清對鷗而眠不知五侯為何物累數百言無非述其境地幽潔胸次灑落於鷗則一二言而已篁墩程學士敏政又爲廣對鷗閣記乃即彦章之記而摸倣之曰機心之有所中也狠鷙悍烈雖

石虎之射可以没羽有時而自中盤迴隱伏雖弓蛇之
飲可以戕身豈若無機心者可以優游委順付悲喜于
身外之為樂哉斯言也近于謄録注記矣豈篁墩偶爾
與之同耶抑有意而竊取之耶不可知也然亦鏡川之
意而句意卑弱不及遠矣
王伯安何粹夫俱嘗為老氏學謂神仙可立致恐為名
教所訾議粹夫沉默鎮静不謂學仙為是亦不謂為非
然吐納嘘啽自若也伯安慧機黠巧博學多識自謂無

一事不可名世既欲享長生之樂又欲擅道學之名又欲得文章政事詩賦詞藻之名充其志分席周孔抗顔孟韓並駕伊傅奴僕蕭曹而孫吳董賈李杜陶韋而下無論也其實則鍾呂之徒而已天下之事豈有事事曲全而節節兼備者乎近於左右望而登壟斷矣晚年深欲掩其初迹其徒或叩其術輙藉存養省察尊德性收放心之説以餙其專氣致柔存想攝調之功見于其集中者可考也其徒退而點檢與聖門之學多所同異皆

不信曰吾師欺我乃自信其學而摸倣尤甚閉目塞耳連旬累月休糧絶粒死灰槁木伯安則詩壇碁社應酬答問疊疊不厭其機亦深矣君子謂伯安不但不若粹夫之真誠亦不若其徒之無機心也伯安既死其徒猶謂其仙去其感人乃至于如此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刲股馬養鷹其後流而作屠果非誣矣

顔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至今不遇此其人已可傷

盧照鄰自以為高宗尚吏而獨好儒武后尚法而獨好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身已廢疾著五悲文自沉潁水而死此尤可傷也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之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别之大歷十才子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翃然則庶子李益推魯無文何以輔太子唐以詩賦取士刺史韓翃不能詩以徒手取科目

專方面耶可發一笑

沙溪集卷十五

沙溪集卷十六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樂毅得樂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與張儀是猶捨照乘而玩蜣丸不智甚矣惠王既卒孟子去魏而

適齊燕昭禮賢樂毅去魏而適燕二士既去魏何以爲國樂毅去魏孟先至齊而燕大亂蓋嘗以湯武之事勸齊矣然齊終無興滅繼絶之舉使齊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豈但爲一薛公而已哉王者之佐有言無位宣王不得爲桓公矣况湯武乎及其致爲臣而歸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千古之痛也

孔子以軍旅甲兵之事爲末之學孟子欲以善戰服上

刑誅以兵者不祥之器非所當言者也湯武之誓師亦
止聲桀紂之罪與夫部曲行伍坐作進退之令耳非若
後世之陰謀詭道也自夫孫吳之書售而天下無義兵
自夫荀卿苟變之談售而儒者皆談兵矣是孔子之所
不學而孟子之所刑也儒者所學皆仁義忠信而所談
乃詭譎詐偽是所學與所談自相牴牾何以取信于世
近年來以武舉設科以詞臣主試是教學忠信仁義者
轉而學詭譎詐偽以孔孟所未知所欲刑而使學孔孟

者精之也

劉靜修云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此語我不敢謂盡然晦菴誠大儒然遂能極盡周邵二程之學而一以貫之乎抑揚太過遂啟後人之疑況張子平生規矩謹嚴踐履篤實乃不蒙置數公之列千載不能無遺憾若于周邵二程之下繼之曰張至嚴也朱至博也未知可否先儒又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愚以為所謂集大成者非謂其遂能集

周邵程張也蓋謂南軒東萊廣漢鵞湖之屬耳幸明哲之教我也

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西伯之養于岐周計其周旋日久意氣孚合天下事亦當相與究竟至睽違後太公佐武王以伐商伯夷則諫武王于扣馬太公竭力依歸以樹勲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豁憤恨是何矛盾扞格之若此也伯夷固未忍坐視生民荼毒而不救得一太公而致于用則可以息機忘世而遂匹夫之節太

公亦寧敢決壞君臣大倫而不顧有一伯夷而不肯仕則不得不冒譏履危而申稱事之權無太公則伯夷為太公矣天下復有一太公則太公亦伯夷矣一則救天下之大亂一則謹萬世之大防易地則皆然

司馬子長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蓋有當死之地而亦有不必死之時屈原荆楚之宗臣受懐王之寵任王西行以蹈虎狼之秦原當以死諫不從以身先之否則與之俱行王存與存王死與死為臣之道如是而

已身不委于先王迹招嫌于後主放逐江潭無所自容卒至飲恨溺死移所以葬魚腹者而葬之于虎闗則得所當死之地矣顔魯公斥李希烈之言曰吾年踰八十位為太師死自其分蓋言其此生無幾且他無所求畧不畏死耳非有他也新學小生乃謂其言有疵且曰使年未八十位未至太師將從希烈乎薄俗好點檢人可怒可嘆魯公精忠勁節可與日月爭光然余所惜者在去之不蚤不在斯言也唐德宗之庸劣夫人知之李元

平之愚妄信闒播之欺佞以為將相之材而使之敬希烈魯公之耆舊信盧杞之姦邪以為談說之容而使之喻希烈卒之元平為賊輔魯公為賊殺建中之君烏得不蒙塵于奉天志節之臣烏得不扼腕于百世哉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已之不殺故急去于五父擅權之日魯公乃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已之不傾不能高舉于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為太師依栖不去尚何求也若魯公者可不必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良可惜也

古稱豫讓爲國士議者猶非之蕭何乃稱韓信曰國士無雙信固可以當國士乎觀其識項羽之仁非仁勇非勇諸侯不平百姓不附此國士之偉論也登壇之初教漢王反其道天下武勇無不用天下功臣無不服天下義士無不歸此國士之雄畧也俯出跨下非無勇不爲匹夫之勇寄食漂母非無能不爲治生之能此國士之弘度也然則國士無負于漢而漢負國士也多矣雖然魯兩生新城董公其人尚在淮陰之上一則不爲漢起

一則漢不能用此其國士之雄而謂信為無雙蕭何蓋末之識也

樊于期以窮投燕燕丹不能庇函其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荆軻入秦殺身辱國不足惜而燕遂以亡是求示燕祚而乃以速其滅然則軻無負于丹而丹之負于樊將軍也多矣

朱子變卦之説漫無根據近于傅會蓋宋熙寧元豐間有鄭夬者曽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

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剥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六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玠者知之謂所親曰此天地之秘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巳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筆之于書當必有天譴吾

因違是動遭坎坷恐亦不久于世矣已而鄭與泰果俱死此卽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晦菴求其説而不得乃強為卦變之説如此而夬與玠之言至今未有解者

邨氓田叟雖無善可稱苟未至滅倫逆天天必不肯置之若敖之列爵位崇重勛業輝赫名稍浮于實位稍盛于德往往殄其類而無遺名愈重功愈大則其禍愈熾豈難于彼或易于此降于天者乃大謬于人邪然則栗

除之幾可知也竊據陰擾有非其分鬼物之所伺擊自食其力無求于人造物者之所不忌也故無妄之福違人所懼功名之際君子慎擇而薄取焉

子夏之謹守曠蕩而為莊周荀卿之宏深慘刻而為李斯學之不善故也楊東里吳康齋陳白沙之出處進退學問事功夫何嘗有不善今之學者模倣以恠異則過矣然餘醒賸毒易溺而惑者大槩有三聖賢之學雖明白正大而廣遠難盡從事於恠異則理不必於幽玄學

不必于多識兀坐黙存死灰槁木分宜於昏愚取便于

室塞天下之士昏愚而窒塞者十常七八故其學易傳

自晦菴西山之竄而何㮚賈定之徒遂得罪于萬世前

車既覆後轍取鑒凡詭異衣冠邀遐步履俱俛首下氣

事之雖目擊其奸惴惴不敢出一語彼見人之尊崇也

以為其學真足以服天下偃然當之不疑故其人易尊

高位者又欲藉道學之佳名張右賢之盛典植桃李於

私門竊名教以自附汲引之尊崇之畀以好爵寵以命

辭雖事未經心敗不旋踵而崇階膴仕遠招羣醜之景從順境亨衢足致一世之欽動故其說易溺察此三者拔出本根則仕路可清真儒可得天下之害可熄東里諸君子之恥亦可雪矣

澗谿沼沚之毛可以羞鬼神忠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無他誠故也人能誠則可上可下可險可夷可通可窮無往不自得拂逆則貳而不專覬望則雜而不馴與物且不可而豚肩瓦酒遽懷盈篝滿車之望鬼神肯貶

以狗人哉士猶一介不取與況鬼神乎故村祠社鬼本不能駭人人自駭之祝史巫婆本不能惑人人自惑之旱而雨曰某巫前日降神之脊也病而愈曰某僧前日誦經之力也竊造化之大柄以擅利衒俗彼固不畏天刑矣世方踵訛承舛爭為傳誘遂使寢室供具以延僧㓜婦盛飾而禮佛恬不為恠士夫家不免也

古者相見執贄為禮不但朋類交際為然士初見於君亦必有贄故曰出疆必載質今士君子猶存此禮而見

君之贄則廢之久矣無贄而見非禮也自科舉之典行士遂以言為進身之階然則場屋之文詞大廷之數對見君之贄儀也士茍有志於用世舍是則無以自達故科舉之學程朱所不廢今人高自標榜必欲非之非無極太玄不以言學非蒲輪安車不以言仕非井田封建不以言治而隆虛譽崇祿位則未嘗一日忘于懷科舉之弊士枉己而自售若人者枉人而自賊枉己而售者其害小枉人而自賊者其害大天下方翕然宗之生民之

荼毒吾知其未艾也

古之君子念人才之難惟恐其有過裁培護養之力常使其有餘而包荒納汙無所不至故一時名士如連城照乘瑩無瑕纇者代不乏人是不惟可以敦士風而勵臣節然國家亦藉之以光重令則不然言動一愆劾刺累牘以星火為燎原以涓流為滔天天下無全人矣平生刻厲修飾一舉盡棄于索瘢求疵之下蓋惟恐人之無過也將使昭代終無一人脩全德享令名于後耶

其意亦云刻矣廟堂之上遂以低徊顧望盱盱默默為計而掀播奇偉之績不見于天下

伊尹放太甲而天下猒服周公輔成王而國有流言是固世變日下使然亦以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至親也有覬望之情身當次立則易以生疑心懐覬望則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耳宜其不若伊尹之從容展布也危地真難處哉乾九三爻辭曰終日乾乾夕惕若蓋處危當如此周公其以所自處者而示占歟

或謂使太甲不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則伊周亦將無計是不然太甲賢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不得不悟使果皆不悟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不敢受矣若霍光之于昌邑則有不然者王吉諫游獵而加禮龔遂捽大奴屬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姿質朴猶可為也在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望於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古之痛也不學無術乏輔弼之良而視君如玩物去取在掌握間後世董

卓桓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紛紛效之光實作偭
赤族之禍萌於驟乘固其所也
漢文帝不但恭儉亦有才知權變周勃迎立之日卽時
入未央宮夜以宋昌領南北軍張武行殿中事數刻之
間處分俱定周勃掌握已無物矣而聲色不動此時年
甚少真天才也宣帝之才亦能辨此然起庶人依許史
漢廷諸臣無一相識者不若文帝有代邸之資也至踰
年而光歸政尚謙讓委任則不若文帝之許勃歸相印

率列侯就國之勇決矣

皇甫嵩朱儁平黄巾賊威震天下方是時獻帝微弱猶無君也以董卓李傕之猖狂因兵威秉衆以伐其罪天下當響應彼以君命來遂不敢拒就拘朝廷俛首罹罪其精忠赤心尚當與汾陽同列而漢史以為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陋矣近日閩人蔡介夫亦有論謂岳武穆舍金人不窮追而班師以就死為不知權此論未是夫君臣父子世之大閑申生不敢愛其死使天下

知有父也武穆不敢愛其死使天下知有君也君命召我我矯詔拒之非矯者亦足以為之辭矣以事勢論之吾不用君命而强行師非王師天吏矣樵蘇供具其孰與辦簡書符檄其孰與承蔚宗弑君之賊宜其有此而介夫亦為此異論可怪也

洪平齋云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不特為世間一佳對句而抉精意于象外露生機于畫底已迥然非世間言語矣嘉哉平齋之善言也易曰七日

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十一月來復及七爻為七日之象是固易道之自然究而論之自夏至至冬至凡七月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凡七時一日之復也以十二支記之自午日至子日凡七日一月之復也自午歲至子歲凡七歲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而七日者其定期不可易也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靜處觀天地之心邵

子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分
或自中孚起卦或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
橫設施無不可觀諸家落處不明用處不活歷家以尺
管候陽氣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鍊家以鉛鼎玄珠進
火候搬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是固皆遠
取之造化而近取之吾身然滯泥偏側方圓齟齬動輒
自相矛盾而不通故曰致遠恐泥吾儒掘易髓躡天根
此等粗淺直可付之一笑今之儒者不究義理不談性

分終歲矻矻于其中而儒書則未嘗經目也不亦謬哉大易休咎寓彌綸之道于策筮之中洪範庶徵建皇極之中於兆象之外故在易非中正惕厲不足以得吉在範非肅乂睿哲不足以得福即天以驗人神道以設教此聖人之書也今諸小道家淺陋無理葬得善地雖殺人巨盜亦可獲福課得美占雖弑父與君亦無大害傷教敗俗莫過于此蓋有不待攻而自破者人自不察也愚人固不足責儒者亦酷好之不希踪于盡性之聖人

而一聽于渺茫之術數惑之甚矣賈誼謁司馬季主外龜蓍而論聖賢揚雄從嚴君平依卜筮而談忠孝如此庶可雪易書洪範之恥

先王委積之法遠矣一遇荒歉民輒駢首就死宋王介甫常恨士大夫不能講求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故其所創新法貸其本收其息亦頗得周官之遺意晦菴頗取之魏艮齋猶以收二分之息以為咎然則救荒之政亦難矣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熟而斂饑而散

李悝之法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糴不抑價糶不增價曽寶章之法然皆不若南豐之策為詳且善今人求一曽寶章耿壽昌李悝不可得而況晦菴艮齋南豐乎欲得漢隋遺意亦不可得而况周官之法與先王之意乎然則荆公固未可盡非也

或問漢高魏武光武昭烈文皇優劣曰漢高文皇德不勝才光武昭烈才不勝德若魏武之姦雄所謂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才其所才非吾之所謂才也文皇

立心行政酷似漢文帝然文帝躬行玄默天下化之太宗嘵嘵然動以堯舜自況所以不及宋太宗嘗稱范質才器曰但欠世宗一死且質本漢臣郭威之簒弒質為具儀注草詔令討論撰定恬不為恠然則質欠漢氏之一死久矣非但欠世宗死也

天下强則撫之以寛天下弱則震之以嚴不易之理也然撫强以寛寛則縱縱則弛弛則恵竭强之弊常生于寛震弱以嚴嚴則厲厲則刻刻則威褻弱之弊常生于

嚴是故不强不弱天下之至治非寛非嚴天下之至術誠一可以伏巧詐沉默可以制辨博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

古之君子任人今之君子任已任人者能化已為人是謂無已任已者能化人為已是謂無人無已者虛而通展拓天下而有餘無人者窒而礙包容閭里而不足故黜聰明則知周萬物晦才辨則賢能效用

蟭螟視燕雀不勝其大鵾鵬視犀象不勝其小臨水而視則平地為高登山而望則丘陵為下是故小大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太虛無形故有萬物之形無性故有萬物之性無言故有萬物之文形也性也文也皆我之所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収悅高洋以狗鬬潘安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問捧昌宗之溺器文人無行一至此哉宋劉摯所謂一落文人其餘不足觀者正謂此輩然亦豈

可以盡律天下士東光廖廷陳與余同為吏部每舉挚言以扼文士故凡所薦用率皆椎魯木强者以遂其妒且以其易制可濟私山谷曰人無古今浸灌於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充廷陳之志必欲天下士皆如土石而後快其心歟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韓晷不識金根張由古不識班固當時傳以為笑使與廷陳同時將目之為大賢矣醫作於神農巫作於周公兵作於黃帝卜作於伏羲醫

寄死生仁之道也巫交鬼神禮之道也兵定禍亂義之道也卜決嫌疑知之道也仁主於愛禮主於敬義主於制知主於明醫流而按摩導引巫流而呪詛符籙兵流而縱横遊俠卜流而讖緯祿命所謂致遠恐泥君子不由者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是故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工於小技者其志不遠飾於冠服者其器不宏好奇特之行者無大功行姑

息之政者無廣惠為善而惟恐人不知非善之至也然未免有不知者為惡而惟恐人知非惡之至也然未免有知之者為善而人無不孚然後謂之至善為惡而舉世莫識然後謂之至惡

桀可放也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使成湯伐夏救民不知有慙德則不足以為湯夏可代也神禹之功不可忘也使仲虺作誥釋慙不知有禹功則不足以為仲虺其言曰纘禹舊服奉若天命蓋繼禹即所以順天也聖賢之

公天下如此若乃諛佞於當代之聖神而并詆于先朝之開創隆古所未有也

夫子身為周民而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明白直致畧無避忌之嫌誠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之所得專而私有者也雖文武盛時亦不敢認為已物而况衰周之際乎夫子亦惟道其常理而已而固不肯飾其說也頌聖學則千古相傳之秘頌治效則萬世無疆之休真衰世之風非聖人之徒也

堯舜傳賢禹則傳子紛紜之説自孟子而始定然亦有未盡然者故韓子蘇子又從而為之辭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辨其説有四萬章以為德衰孟子以為天命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立異夫德衰之説誠陋矣孟子歸於天吾心亦微有芥蔕焉蓋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皆已定於生前豈待身死之後聽其天命之自歸乎韓子之言近正蘇子之言近情然皆非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不若是之屑屑也蓋聖人以天下為公視賢

與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殊而害天下之公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忌形迹之嫌聖人之視天下猶其視斯道也昔吾夫子豈不欲以道授孔鯉哉高堅之妙在回一貫之悟在參而鯉不與焉使鯉如回如參則道統之傳在鯉矣使丹朱商均如舜如禹則天位之傳在二子矣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知此則知彼矣

人君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遠小

人然君子獨力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將用一君子羣小人懼其不便于已也必巧為非謗以中傷之將去一小人羣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游言以援引之人君訪之于左右之人毀即墨而譽阿大夫訪之于百官八司馬之譽王叔文訪之于耳目之臣劉栖楚額叩龍墀以黨李逢吉訪之於元老大臣張禹陰有所畏私欲納交以黨王鳳人主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已逐而復還君子之迹益孤小人之黨日

熾禍亂危亡不可救藥人君之心術不可以不正君子

小人不可以不辨也如此

知言養氣一章孟子平生之學盡于是矣朱子解之曰

知言則于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于天下之事無所

懼蓋不疑不懼貫天下之道者也嘗試觀之天下之人

失事機之會昧時措之宜皆疑懼累之也至所謂配義

與道專論養氣而知言不與焉朱子解無是餒又曰則

亦不免于疑懼是又并知言混入其中矣蓋一時操筆

失于檢點故錯謬若此然則著述真難事也夫

元楊士弘編選唐音比諸家似為精粹然瀟湘何事等閒回一絕乃兩見之一見於正音為錢起之作一見于遺響為薛能之作格調句律一也何以可入正音又止可入遺響觀此則其所選亦出于一時之見而非的見也

莊子許行必欲齊物許行欲齊者精粗美惡耳莊生乃并壽夭生死而齊之世豈有是理乎蓋戰國之時士好

爲齊物之論如此孟子天挺英睿獨不染流俗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力攻二子之心然他日又曰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且物之甚不可齊者寧有過于水火菽粟者乎孟子云云是亦莊許之意耳近于以燕伐燕也韓退之作原道曰老子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韓子之意是謂孔子未嘗師老氏也他日作師説乃曰聖人無常師郯子

萇弘師襄老聃是又以為孔子師之而亦筆之于書矣
東坡傳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謂三江為南江中江北
江蔡九峯不取其說且謂其為味別者非是然所謂以
味別水者非東坡之臆說也唐許敬宗曰古五行皆有
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時出合而更分皆
能識之是先已有此言矣九峰未之考也至其所謂堯
之洪水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
三江入于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

而已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晉鞏朔獻捷于周定王初不禮焉既而懼晉之强與之宴且私賄之又懼私賄之非禮也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所謂勿籍者勿筆之于書籍以爲禮典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則自春秋時已惡之矣至秦始皇則盡舉典籍而付之以火是其惡籍之心與春秋戰國之君同而其暴悍敢為冥頑不顧則跨諸侯而出之上亦其所由來者漸矣蓋有勿籍然後有去籍

有去籍然後有焚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莊生有言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是固有激之言然以今

觀之亦不為無見東廠與錦衣衛共掊撫則法司無當

罪之獄鎮守中貴賂司禮監為應援則民生無可甦之

望內閣與翰林相依倚則公論無可平之日贓吏憑臺

省為城社則盜賊無可弭之時勢位壓郡縣以囑託監

司視謟慢為黜陟則天下無可治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錄監生臣張永浙

塘上一夕春水生 海塘者戒軒尊甫昔仕温州所築甚利于民近漸湮没故云

雲深圖

雲從山氣生還向山中住蒼生望霖雨玄豹文烟霧幽人愛静覯結屋雲山路遶徑莓苔潤當牕編簡護杖藜腰脚健歌詠風雷布雲來冥思遲雲去天光著俯首見人寰塵氛自來去

送李璞還山東

門墻識君初君少我已長我長亦何用君少多清響感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十七

明 孫緒 撰

五言古

送王國儀貳守之溫州 國儀戒軒先生内弟

渺渺南徐江望望東嘉城清時宦遊地咫尺江邊程朝與里人辭暮見郡人迎風定野雲濕沙暄水鳥鳴扁舟泛孤鶴翛然有餘清俊才饒用世良士惜休名想見海

君友于意綢繆下深廣夜雨牀對眠春風馮屢枉別來
問眉宇虛幻渺難像獨聞荆樹花垂蔭低可仰往歲見
君弟言論際穹壤翻恨未逢君千里入神想侵晨叩門
扉舉目見豪爽喜極欲絶倒驚定還詢訪初疑夢未真
既省心獨恍以兹念舊遊悲歎廢心賞流光過孤隼溝
俗輕五兩誰能久低徊惙惙嬰世網京洛多風塵長江
没浩蕩羡君冠佩去終歲任林莽
戈守清上舍便面

家住清江邊來往江上路扁舟慣風雨清流愛情素種竹滿江滸大半栽漁具垂竿蛟龍長横笛滄浪度平生濟川心付彼沙頭鷺聞説東海上昏昏氣成霧留取絲綸手終與鰲鯨遇朝出江頭漁暮出江頭漁朝暮此中事自有周王書

妾薄命

妾命薄薄如紙君意陌上塵妾意江邊水陌塵易飛揚江水絶清泚京兆多傾城永别從今始京兆猶自可莫

入臨卭市

贈醫士王廷弼

古醫不可見世醫恒碌碌方書盈架閣誰識機與軸王君飄灑姿石泉浸寒玉平生秘異術一覽不復讀曉雨沐杏花清風盪蘭谷月夜琴數聲永日碁一局都將國手能寫作陽春曲我生與君遊弱質藉君育作詩三致謝韶光正紅緑

古意二首

淒淒途中人瀟瀟天上雨霖雨若為情長途誰是主贈君篋中巾心愁千萬緒盈盈清淚痕脉脉屈指數淒淒途中人青青路傍柳柳葉思君眉柳線思君手贈君金步摇侑以雙瓊玖擢髮數新愁新愁今又陡

老蚌明珠歌

水邊有老蚌自分身已腐歲久沒泥沙命賤等塵土一朝孕明珠瑞氣籠天宇翁張後月華遡遊名風雨河伯與海若驩呼競跳舞適來掌上看暗室光吞吐平生照

乖姿連城價自古不同魚目混肯作鷸啄哺意苡自滿庭陋賤誰比數

春愁送劉侯歸雲中六首

黯黯擁春愁遲日苦難旰風鳴楊柳樹幽鳥時相喚獨攜一樽酒坐愛花容綵念君明日去對景成感歎

君去何匆匆我心日惻惻遥望東園花憔悴無顔色送君出前途惶惑忘南北我車豈不良我馬豈不力有具將安施多岐迴無極歸來檢文字成敗渺難識古今趨

一途抛書空歎息
古人重在民今人重在官官威日赫赫民力何能寛縣吏夜持符賦役紛無端春蠶寒未下春苗生未繁急解婦子裾典當充朝飡生計豈不念所惜肢體殘大位取快意不問窮途寒卓哉陽亢宗芳聲今未刋君去誰當語俛首摧心肝
念君不可留春夜不成寢月落星歷歷風來樹凛凛孤琴繫牀頭塵埃沒囊錦乗興時一弄古調愧題品西鄰

張華筵箏笛正豪飲萬事只如此洗耳且高枕

緲緲雲中山曲曲山下路杲杲春日明靄靄春雲度

風宄未改汾水波揚素計君歸日程正當三月暮清樽

對落花莫問塵與霧

我有雙寶劍來自闔廬宮上有百寶環下有千金玒入

水斬蛟鼉入山斬羆熊三年不得試開匣生冷風臨岐

解相贈歸去時磨礱惜哉兩無用所貴心相同

謝孟都憲時元四首

我愛魯仲連氣吞天下士談笑解紛爭黄金等敝屣拍天東海波勇蹈固無懟九原如可作執鞭亦何愧漁陽隔重雲漳河注雙淚

淮陰非蕭相竟作逋逃客世無汾陽王誰矜李太白援手坎穽中寘之雲夢澤勛名登廟堂休光照簡冊感此國士知一死安足惜

明月遊太空下映漳河水侯門燈燭光不照衡茅裏清澈易生輝纎汙難具美如何鮑叔牙郤薦巾車士

澤州孟夫子矯矯人中龍一德濯江漢萬古羅心胸我本踈狂士久為賢者容上書熙帝載謂我當奮庸我罷如丘山我才如非葑顧我豈敢當夫子意則顒晚歲有甘菊秋水有芙蓉翹首望燕薊江雲千萬重

寄謝吳司空推薦議大禮四首

古稱議禮家聚訟如聚訟矛盾各門墻隔越若楚宋紛紜無定說囁嚅徒口誦廟堂富才猷德光望彌重指揮定儀注檢束誰敢縱顧我葑非才落落莫與共明公重

遐遺一言思我供老馬還識途爨桐亦可用目斷江東雲空切賢臣頌

昭代有俊臣留都大司空寸心凌白日千載思高風昔為權倖擠九死心尤雄今受聖主知一德眷無窮矯矯孤根檜的的高飛鴻相彼蒼麥姿雪霜愈青葱又如巖壑流萬折不改東桃李接庭堂藥物歸樊籠虎鳳躍文彩宇宙無全功草澤萍蓬客幸亦得𢤱𢤲

我本踈狂士作吏風塵下一落坎穽中誰是援手者謗

數困宗元黑索縶公治紛紛競下石瀕死猶未舍歸來
恍若夢遇事噤如啞感公不我棄盛德殆天假再拜讀
封章欝懐頻陶寫初讀心驚疑再讀神清洒前席美賈
生南州滯司馬千里一緘書獨有淚盈把
古人重改過既改人莫尤今人幸有過欲改終無由宿
鳥依茂林衆惡歸下流物理尚如此况彼恩與讐卓哉
老司空孤唱發羣謳矢心永自礪肯作門墻羞
復周都憲公儀三首

皎皎千里駒曲曲九折坂黙黙鹽車重望望山路遠垂垂毛尾疎落落誰推挽日與鞭策鄰敢辭筋力蹇不遇九方臯悠悠歲年晚

東家有美女妖艷矜千人西家女老醜夜夜傷心神和風到庭户夭桃爭早春美女理新粧去充上國嬪醜女得良媒不妨嫁比鄰

客從遠方來塗窮三痛哭不逢吐哺人浮生空僕僕送客出前途多岐眩心目秋風吹轉蓬夕陽在高木槃槃

東籬花摵摵前溪竹山田故無恙短犁稱黄犢

寄喬太宰四首

烏兎日東西鴻雁歲南北緬懐千古人曽未一瞬息桃李接庭堂薔薇戒荆棘閉戸揚子雲寂寞無顏色濯纓流水涘散步古城隈愛此城頭花緩坐呼酒杯靄靄度孤雲微雨西南來遥望城陰樹摧折號風雷始以寸朽累求棄誰培栽培栽謹勿道終朝郢人哀北海蛟蜑涎南山虎有翼猖狂晝攫人通衢驚且惑我

行偶值之遠避愧匍匐淬刄前與讐欲進意屢革一揮山氣清再揮狂瀾息知者謂我良不知謂我忒天宇何迴遼我生何偪側獨有晉周處千古擅奇特

長劒倚天外永夜蛟龍吟霜刄小玷鈌棄置荒江潯朽鈍等鉛刀剥蝕歲月深一朝蒙淬礪寒風起陰森敢復試盤錯幸免沙泥侵

威鳳篇贈秘儀之　儀之名鳳余姻家也溫潤醞藉多清致早游庠校久乃厭去晦迹耕桑間以自濡深藏終老罕與物接若無負於其名者因作威鳳篇貽之

丹山有威鳳文彩何翩翩濡味天池波振衣崑崙巔暮
投高岡梧朝啄玉井蓮和鳴發天籟高翥凌風烟靈瑞
還自珍不受汙濁纏黃鵠橫四海摶鵬礙九天瑣瑣不
肯顧況與爭後先時從虛怳中附翼躋羣仙我欲往物
色境地險且偏浩渺無際涯青碧雜黃緑䲴䲴牽我衣
鯨鯢覆我船我後啼鷓鴣我前哀杜鵑我足不得涉我
言不得宣望之不可即雙淚垂潺湲願言覽德輝慰我
心旆懸昔在隆古時典冊聞盤旋翩翩虞舜廷雝雝岐

山壖胡為百世後聲迹俱茫然舜文久不作空吟威鳳篇

古意送張學諭尹猷縣

滄海渺無際泰嶽高無垠誰云宇宙寛勢欲包渾淪美蔭盈山阿美味盈水濵就中細幽討迺辨蹊與津由來廣邈區深藏自天真相彼雲霄客襟懷盎如春結屋海山麓丹誠對蒼旻朝望蓬萊居暮見秦宫人俯首瞯人世萬象成浮沈

齊魯重絃歌燕趙多感慨須信秋霜威不及冬日愛自
從卓茂後禮教竟何在簿領任刻木民命等刈艾君才
氷玉清一笑收萬態學宫五六年俎豆試鼎鼐都將化
雨幾布作陽春載想當樂壽原春畦盡沾溉行見青驄
馬攬轡持風裁
迢迢瀛海路皚皚燕山雪頑雲夜不開青燈寒自滅天
低風力勁布被冷如鐵晨起策羸馬遥望古城闕豈不
念茶苦所愧負先哲前溪斫水渡下見水澄澈心懷廟

堂憂孤囊正愁絶

五平體

淒淒丹楓林明霞開重陰幽禽池邊棲哀鴻牀頭吟荒砦堆青錢籬花含黄金孤雲堪論交微風消煩襟悠悠相思懐良宵誰能禁塵埋龍泉鋒囊閉絲桐音空庭鋪涼蟾無言情愔愔佳人何時來芳樽諧余心

代楊師文送方別駕還景州

古人重循良仁恩在黔庶今人重循良瑰奇在聲譽羨

君道術奇不愛名實著把手問饑羸低頭理沮洳德化甫三月歌謠聞處處往年雖并無今得饔飧飫熠熠鷹鸇羣忽覩祥鸞翥簡書昨日下別我欲何去清漳沂新流黄堂歸舊署習習風徐來窅窅天方曙望望北天雲百憂復千慮

古意贈聶東之判華州

渺渺漳河水歷歷水中樹春風錦纜長遲日輕帆度君才似水清愛向河邊住垂竿幾歲年濯纓自朝暮忽動

雲霄輿笑指西秦路遥知華山上焦枯飫風露
君摽松檜孤我愛山林獨同心利斷金相看潤如玉永
夜短檠燈偶坐話心曲問君何所往西秦佐州牧秦路
遠迢迢秦關高矗矗書囊從此别力盡相思目
駿馬風翩翩青袍日杲杲今日沙溪濱明日長安道念
當遠睽離一樽共潦倒君懷氷玉才壯志凌蒼昊今皇
堯舜仁八荒育襁褓君宜識此意作事戒草草寧陋勿
傷妍寧拙勿傷巧立勛貴及時騰聲若不早竚看徵書

下山林慰衰老

春懷六首懷方侯也

新安方侯景可往歲署吾縣仁風德政巷誦村謠不以緒為不肖累辱存問春晝紆遲村居無事因為詩六首以寓企慕之私云

春風拂衡茅春雲滿郊墅柴門日反關幽禽相對語美人天一方蘭蕙誰同處直北望脩城空庭久延佇枯槁沐恩波漳河深幾許何日短檠燈永夜話心膂

別君半載餘兩地共明月望眼逐歸雲柰此心矻矻羨君明秀姿寒冰映瑶玥羨君飄逸才長空渺鵬鶚去歲

憶兹辰始見君節鉞肆意談與笑一朝幾搪突迫迫回首思寸心欲成窟問君知不知君知焉可忽

我罪丘山重臥病漳河邊君才氷玉清公庭坐鳴絃感君纒綿意贈我歸來篇別後望雲樹野曠飛蒼烟春陽映高木春花映晴川思君不可見對景空茫然

曾數有祥麟岐山有鳴鳳郊原頭角殊雲霄文彩𤤽嗟彼希世姿天府遠莫貢空詠卷阿篇宜發宣尼慟此意當誰語思君坐成夢

古有陽亢宗催科考下下迫遙千載餘誰是同心者村落肆追呼庭堂事楚櫝窮途哀哭聲肯念鰥與寡平生懸河辨遇事噤如啞塊然坐書堆獨有淚盈把

侃侃怡菴老尚友考亭翁雪霜凌氣節星宿羅心胸嶺雲識九德海日明孤忠高位推晉如宦業無全功歸來課孫子託心付冥鴻毀譽置不問庭闈日融融沒去幾歲年赫赫令宗工貽孫有嘉謨世業有良弓諸孫見循吏想像憶高風

別韓生

鳳笙促驪歌夕陽生暝愁景色豈獨異人心自悠悠昨夜短檠燈笑談為我留今日緑綺琴孤囊從遠遊河橋不忍見忍見南陌頭不緣會合歡焉得離别憂林花露氣重岸柳春風柔落落漁人村青青芳杜洲不恨雲山隔不恨漳水流只恨鷗與鷺泛泛送蘭舟

謝安東山圖

世人多外慕江湖憂廟廊一朝踐樞要手束心徬徨志

累氣莫任力分翮易傷所以古賢哲養慧韜鋒鋩有目
耽林泉有耳耽絲簧忽起持大柄倒景回天光如發萬
石弩直前誰敢當又如決洪流驚濤吞大荒乃知東山
謝志不在紅粧

沙溪集卷十七

別韓生

鳳笙促驪歌夕陽生暝愁景色豈獨異人心自悠悠昨夜短檠燈笑談為我留今日緑綺琴孤囊從遠遊河橋不忍見忍見南陌頭不緣會合歡焉得離別憂林花露氣重岸柳春風柔落落漁人村青青芳杜洲不恨雲山隔不恨漳水流只恨鷗與鷺泛泛送蘭舟

謝安東山圖

世人多外慕江湖憂廟廊一朝践樞要手束心徬徨志

累氣莫任力分翮易傷所以古賢哲養慧韜鋒鋩有目

眈林泉有耳眈絲簧忽起持大柄倒景回天光如發萬

石弩直前誰敢當又如決洪流驚濤吞大荒乃知東山

謝志不在紅粧

沙溪集卷十七